

情感天地

做一棵树

村里有一棵不知名的树，不知它的名字，不知它来自何方，甚至我还叫不上名字，听老人们讲，这树是村里不常见的树，叫不上名，就弄个名字吧——“杂树”。

杂树其貌不扬，站在山中，不高大，也不蓬勃，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没人记得它，连小鸟也是轻轻滑过它的天空，没有停留的念想——没有果实的树，自然引不起小鸟的青睐。可是，这棵杂树却悄然生长着，努力地活着，活得自然大方。

当我第一眼见它的时候，看到它满身疙瘩，一些不知名的虫子在树杆上来游来去，有的虫子早已在树杆上安了家。可杂树不管这些，伸长了脖子往上，虬枝向上，向旁边伸，只想活出一片精彩。树底部的根更是纵横交错，向四周突围，只为树寻得更多的养分。我这样想着，便对杂树有了莫名的敬佩之心。

村里要将建高楼，地点就在杂树所在的山上。规划图挂在村头，推土机开进村里，轰隆隆得响个不停，半个月下来，一座小山就这样推平了。绝大部分树纷纷倒下，惟有这棵杂树长的位置好，落在规划图的边缘，得以保存。出于好奇，我到山上看杂树，轻抚它的树杆，还对它说，你真幸运，活下来了。杂树似乎听懂我的话，轻轻点点头。

再后来，山上盖起了高楼，建起了花园，杂树成了花园中的一棵树，一棵引人注目的人路过的树，因为树杆疙瘩多，虬枝多。行走的人路过这棵树，总有停下脚步驻足观赏。更有甚者，听说这树，不远百里前来与树合影。杂树成了名树，成了一道独特的、令人羡慕的风景。

人其实和杂树一样。在芸芸众生里，你不那么起眼，甚至还碰到许多人的嘲笑与讽刺。你整个身心被悲伤笼罩，让人无处可逃。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或者说，给那些顽强活着的人。百年不如一见，生死就在一瞬间。不放弃，不抛弃，便是生命里最坚强的回音。在某个时刻，这些人赢得了机会，也赢得人生的实质性好转，光鲜亮丽，星光闪耀，成了人们眼中羡慕的对象。有人惊呼，原来，其貌不扬者，还是坚强的化身。

树亦如人，人应如树。在一些不被人理解的时刻，你再多的表现、再多的言语、再多的真诚，换来别人的信任，等不来别人的理解，甚至得不到一句安慰。此时，你只能做的事就是做好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正如一棵树一样，不论风吹雨打，我自安然若素。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树就这样站着，坚定地站着，不离开泥土。既然别人不喜欢你，你就收起一颗热忱的心，潜心修炼自己的境界，锻炼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的智慧，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和一种独立的人格。

生命是一个过程，我们无须悲欢，无须在意外在的东西。我们就做一棵树，在悠长的岁月里，保持一颗安静的完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便是一个人的完美人生。（张培胜）

思想火花

中国军魂

“红旗飘飘，军号响，剑已出鞘，雷鸣电闪，从来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中国军魂！”每当电视剧《亮剑》的主题曲响起，我都心潮澎湃，它犹如一味“补钙药”，能强筋壮骨，给人以振奋向上的力量。

铁血军魂，中国精神，它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使命。军魂是什么？是《义勇军进行曲》的高亢雄浑，“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是毛泽东主席的褒奖，“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的号召，“我们军人要想完成对于国家的义务，只有一条路，去死，早点死，早点光荣地死”；是李云龙的亮剑精神，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八月，“军人”二字让人肃然起敬；“军魂”一词使人铿锵有力。啊，中国军魂！在军旗上飘扬，在军歌里嘹亮，在军装中威武……

一面红旗，一颗五星，两个汉字，这“八一军旗”就是人民军队的“军魂”，抒写着荣誉、勇敢与光荣。鲜红的军旗，你从八月启航，爬雪山、过草地、渡长江，一路在南昌到北京的硝烟征途上引领飞扬。在南昌城关，猎猎军旗震撼敌胆，打响了人民军队的第一枪，铸造了八一军魂；在巍巍井冈山，饱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扯起了正义之旗；在抗日的烽火里，军旗唤醒了大刀、长矛和土炮，舍生忘死保家卫国……战旗似一把利剑，劈开荆棘，迎来坦途，人民军队在漫漫岁月里锻造着铁血精魂。

军歌嘹亮，它是军人发自内心的军魂。军歌是一枚军功章，每个战士都能感受到它的召唤；军歌是一面战鼓，每个战士都能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军歌是一轮红日，每个战士都绽放出阳刚。军之歌，人之魂，唱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军歌，就是在演绎军旅的极至，雄浑、高亢、激越，犹如书法家的走笔狂草、画家的泼墨挥毫、侠客的剑锋疾舞。军中歌声，永驻军魂，一曲军歌天地宽。

穿上军装，英姿飒爽，展我军威，扬我军魂。军装上身，便拥有一个称谓，蕴含一份豪气，担当一种责任，积淀一生情感。为了这身绿色，铮铮铁骨；为了这身绿色，忠诚奉献；为了这身绿色，风雨不倒。穿上军装，你们都是最可爱的人；自然灾害中，见到绿军装，就看到了生命的“诺亚方舟”；边防线上，那一个行走的绿色身影，就是一块块移动的界碑；霓虹闪烁的港澳，笔挺的绿军装，象征着神圣而庄严的国家主权……军装，无论新式还是旧款，无论鲜艳还是褪色，永远都承载着军魂。魂者，精气也。中国军魂，就是国家之魂、民族之魂、人民之魂！（廖华玲）



艺苑

荷塘秀色

汤青 摄

幸福驿站

坐在田埂上吹吹风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回故乡一次。如果长时间生活在城市的高楼之上，会感觉缺氧一般，不接地气，呼吸不匀。城市的喧嚣需要乡村的宁静来平衡一下，否则我总是有种负重前行得不到喘息的感觉。回归故乡，对我来说，就像是给心灵加油或充电，给灵魂沐浴或清洁。自从离开故乡之后，觉得故乡像家园又像驿站，让人特别安心。

我的家在村庄的最北面，屋后就是广袤的田野。我每次回故乡必定要走到田野里，找一个高处的田埂坐下来，眺望故乡的天，吹吹故乡的风，直到寻找到那种熟悉亲切的感觉。那一刻，我的心仿佛一潭静水，清宁沉静。

田野依旧是我熟悉的模样：大平原坦荡开阔，大片的庄稼地绵延而去，一直绵延到天尽头。蓝天白云以多年不变的姿态展示着乡村澄净的本色，碧草和绿树把纯天然的绿色铺展开来。在田野的庇护下，小村庄就是一个安宁的城堡。

鸟儿和蝴蝶时不时来给我打个招呼，虫儿们有时跑到我的脚下表达友好。田野的风一阵一阵的，我坐在田埂上，感觉到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吹动了我的衣衫。田野的风比别处的风更狂放一些，自由一些。我能感觉到风在四处游走，我有种想追着风跑起来的冲动。不过，我还是轻轻地笑了——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追风的少年了。我依旧坐在田埂上，任凭风肆意地吹着我的脸，心中颇为畅快。

一切都是我最熟悉的样子，仿佛一切都不曾改变。是的，30年多年，小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田野里依旧是从前的模样。我时时有种恍惚的感觉，觉得田野还是30多年前的田野。田野里的庄稼每天都在不停地生长，记得上次回来还是绿油油的麦田，这次回来麦田已经被玉米田取代了；上次回来桃花开得正盛，这次回来桃园里已经果实累累。

有时我的视线会落到田野里的老树上。老树

的寿命比一年一茬的草和庄稼长，比人的寿命也长，它们挺立在田野中，是不是也会像我一样感慨生命的更新换代？我觉得老树是富有智慧的，它们看惯了春花秋月，了悟了轮回之道，所以能够冷静地看待世间的一切。

风时而轻柔，时而狂野，我每时每刻都能感知到风的存在。坐在田埂上吹吹风，我的心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平静。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我一定要坐在田埂上吹吹风，才能清理掉心上的尘埃。大概是因为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太过根深蒂固，我们内心深处一直在追寻一种最简单最纯净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扎根在记忆深处。每一次回归，都是对心灵的洗礼，都是对初心的寻找。

我会永远为自己保留这样的一份心境。等我老去的时候，我一定会回到故乡居住。那时候，我蹒跚地走向田野，坐在田埂上，吹吹田野的风，吹吹岁月的风。在飞扬的落花中，细数流年……（王国梁）

岁月如歌

精简人生清单

记得年轻时，我的人生清单上的内容非常多。这些内容，有的煞有介事地罗列在纸上，有的则密密麻麻地排列在脑海中。这张繁琐而复杂的人生清单不时提醒我：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有梦想的人才配谈人生，青春的行囊足够装得下那么多的梦想清单。一颗年轻的心，豪迈张扬，以为自己能够征服一切，掌舵命运。

那时候我以为自己的舞台是全世界，我的人生清单上密密麻麻的内容，我会一一去实现：我想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抵达更繁华的城市；我想吃更美味的美食，穿更漂亮的衣服；我想自己将来的爱人要幽默而有内涵，要懂生活讲情趣；我想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达到“我之所爱为我天职”的境界；我想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大房子，我想开气派点的汽车，我想有更多的钱实现财务自由……这张清单上的每一项内容，都闪着别样的光彩，仿佛都能够为自己的个人增值添彩一般。

就这样，我在追逐的路上一路狂奔。虽然有时候也感觉到累，虽然某一个午夜梦醒时也

问自己人生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但是看到自己身边的人都在狂奔，我还是不能停下追逐的脚步。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之内，我的人生清单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有些愿望实现了，更多的梦想又涌了出来，内心的愿望层出不穷，绵绵不绝。我自己都感觉到欲壑难填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了，可就是像刹车失灵一般，停不下来。

我就这样一路狂奔，一路跌跌撞撞，同时又在命运的海洋里浮浮沉沉。酸甜苦辣的滋味，悲悲喜喜的人生，统统经历过了，体验过了。不知不觉间，翻过了40岁的山头。都说“四十不惑”，我不知道是在哪个瞬间，我像是被人当头棒喝一般清醒了。这种感觉就像是，我在奋力朝着梦想的旗帜跑去，累得气喘吁吁，突然一个声音传来：“哎，你用得着跑那么快吗？忙着追啥呢？”我瞬间就开悟了：是啊，这样的状态不是我想要的，我为什么不慢下来呢？于是，我停下脚步，开始精简行囊，也就是精简自己的人生清单。

人生在世，所有的追逐都是无止境的。但我们真得需要那么多吗？不是的。房子不必大，

可以栖息心灵就足够了；车子不必豪华，能代步工具就足够了；爱人不必优秀，真心爱你就足够了。精简之后，我发现我的人生清单只剩下：择一城终老，伴一人白首。哪怕这个城是小县城，哪怕这个人无财无貌只有一颗真心。

40岁之后，我开始像隐居的梭罗一样，思考人生应有的生存状态。其实人真正需要的很少，物质的东西一点点就足够了，而心灵的必需品无需用金钱购买。这种领悟，必须要等到一定的年龄节点才能够明白。当你经历了世事沧桑，经历了人生起伏，自然会明白什么才是人生最珍贵和最需要的，什么又是人生可有可无的。

想起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他说的“六一”指的是：“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人生到最后，人生清单精简为“六一”实在是大智慧。

我想我到了晚年，人生清单也会以“一”计算。（马亚伟）



《生命美》

树木破墙而出，尽显生命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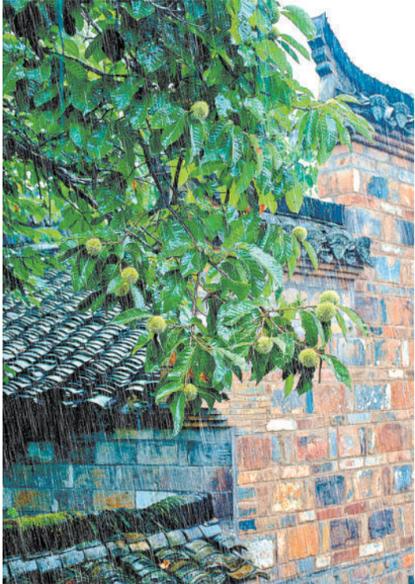
拍客：罗时东



《乡愁记忆》

农村结婚定亲的传统民俗文化——“十八担”以彩绘的形式，画到粉刷一新的老房子墙壁上，让人们记住乡愁。

拍客：王会舜



《“栗”经风雨》

一棵板栗树挂满青果，它高高伸出院墙，经历着风吹雨打，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拍客：潘晓平



《水乡往事》

古桥上，孩子在听妈妈讲述水乡过去的故事。

拍客：穆平

诗路花语

夏天的雨

夏天的雨
来得有点急
无须酝酿
就铺天盖地

夏天的雨
跟高温作对
与酷暑为敌
显得不合时宜

夏天的雨
淋湿了惊喜
浇灭了蝉鸣
洒下清凉几许

夏天的雨
似一片云翳
悄悄地飘过
若睡眠放飞了梦话

夏天的雨
攻城略地
奏响生命之曲
充满着感激的气息

夏天的雨
在生命世界里
慢慢渗透
镌刻下来过的痕迹

（周家海）